

《白日做梦有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日做梦有理》

13位ISBN编号：9787562466819

10位ISBN编号：7562466815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詹姆斯·瑟伯

页数：392

译者：孙仲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白日做梦有理》

内容概要

《白日做梦有理》

作者简介

《白日做梦有理》

书籍目录

章节摘录

我对女性有意见 有天下午在一场派对上，一位眼睛亮闪闪的女士（她眼里的光亮更多是因为热切，而不是因为智慧）走到我跟前说：“你干吗讨厌女人呢，瑟伯先生？”我马上调整了一下我固定的咧着嘴的笑脸，否认我讨厌女人，说我根本不讨厌女人。然而这个问题还是留在我心里，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发现我一直在下意识地列出一份我讨厌女人的理由清单。也许有意思的是照着我潜意识中想起来的原样写下这些原因，至少有助于打发时间。

首先，我讨厌女人，因为她们总是知道东西在哪儿。乍看上去，你也许会觉得这条理由反常而无礼，然而不是。当然，每个男的都喜欢家里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知道他的衬衫饰钮和公文包之类的东西在哪里，但是他反感家里有个什么东西都知道在哪里的人，即使是根本不重要的东西，例如她丈夫三年前在埃尔博海滩拍的照片。自从冲洗出来后，那位丈夫一直不知道那些照片放在哪儿；他就算想到那些照片，也是隐隐约约希望过了三年，那些照片应该已经给扔掉了。可是他妻子知道那些照片在哪儿，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他的曾祖母、他的女儿和女用人都知道。她们马上就能找到，不动声色就显出她们知道得更多，就是这一点，会让一个男的觉得自己把握不住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东西。

一个男的对老照片的兴趣，除非拍的是他拿着枪、鱼竿或者网球拍在比划，否则他的兴趣不到两个钟头左右就消退了。一个女的对老照片的兴趣，特别对于拍的是一群人的照片，她的兴趣从来不会消退，一直在，一年年过去，还是像刚开始那样强烈。别人来串门时，她会想起那些照片，就在丈夫给每个人都调制了一杯酒，正要坐下来喝自己那杯时，她会说了：“乔治，我想让你去把我们在埃尔博海滩拍的照片拿来给墨菲两口子看。”如我所说，那位当丈夫的不知道照片在哪儿，只知道哈里·墨菲不想看照片，想聊天，正像他自己想聊天一样。可是格雷丝·墨菲说她想看照片，她特别喜欢看照片。首先呢，那位提起这个话题的妻子想让墨菲太太看看那张照片，上面能看到她一九三三年在埃尔博海滩穿过的某套衣服。丈夫最后放下酒杯厉声说：“好吧，放在哪儿？”端看妻子心情如何，她要么是像看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要么是像看喝醉了的工人一样看他一眼，然后跟他说他完全清楚照片放在哪儿。你来我往地说了好几句——对话中略微带着的挖苦劲儿被装出来的笑声所掩盖——才知道照片放在某张写字台右手边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过了三分钟，他回来了，说照片没在某张写字台右手边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妻子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赏给丈夫一个淡淡的微笑（她的各种笑容中，数这一种最让他来气），又说了遍照片就是在那张写字台右手边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他只是没看而已。丈夫知道自己看了，知道自己把那个抽屉又掏又翻又挖，而那些照片就是没在那里。妻子跟他说再去找就会找到，丈夫又过去找——客人能听到他又是发牢骚又是骂又是把纸弄得啪啪响。接着他从隔壁房间喊了一声：“我跟你说过，不在这个抽屉里，鲁思！”妻子平静跟客人讲了一声，离开客人那里，进了那个房间，她丈夫生气、痛苦而且是不服气地站在那里——心里还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担心。他把那张写字台的抽屉往外拉得快要掉到地板上，他指着抽屉里那堆乱糟糟的东西，带着点挖苦味得意地（仍然带着那种无以名状的恐惧）说：“你自己找！”他厉声说。妻子没有找，她语气平静，冷冷地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结果发现，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份保险单、一本旧存折——和那些照片。妻子又说了那句经常说的话，也就是如果那是条蛇会怎么样，那天晚上后来的时间里，丈夫都心烦意乱；有几次，他吃什么吐什么，持续二十四小时。

我讨厌女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我相信我说的是总体上的美国男人），是几乎每次在一个有着“请准备好相应零钱”的指示牌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女的根本没有低于十美元面值的钞票。她给公共汽车售货员、地铁换零钱的以及别的收付五分、一角、两角五分硬币的人十美元一张的钞票。最近在百慕大，我看到在小火车上，一个女的递给售票员一张很大面值的钞票，大得我完全不熟悉，我坐得太远，没看清楚是多少，可是我有种感觉那是张五百美元的大钞。那个售票员只当没看见，站在那儿等——车票只是一先令而已。最后，那个女人翻遍手袋，才找到一先令。在那趟火车上看到这一幕买票情景的所有男人都在心里憋了一口气，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拿着一张十美元或者二十元或者五百美元面值钞票的女人对一个男人造成的影响——让他在心里憋了一口气。这个插曲，让他感觉某种特别荒唐的琐事正在对文明的结构产生威胁。这种感觉难以解释，然而的确存在。另外一种让男性感到丧气，让他害怕女人、因此讨厌起女人的，是看到一个女人上下打量另外一个女人、看她穿什么衣服时。一个女人这样做时，眼神中带上冷漠，表情马上变得冷峻，所有的文雅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会让男性不寒而栗。他很有可能会去他的特等客舱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几个钟头。我认识一个男的，他惊讶地发现了妻子的这种眼神，后来再也不允许她走近自己。如果她开始走向他，他就会躲到一张桌子或者沙发后面，似乎他在玩一种可怕的猫鼠游戏。我相信，那种眼神是让男人

《白日做梦有理》

不知所踪，然后出现在大溪地岛或者北极或者美国海军的原因之一。

《白日做梦有理》

编辑推荐

詹姆斯·瑟伯系列：《白日做梦有理》《卧室里的海豹》《13只钟》《最后一朵花》。詹姆斯·瑟伯让人赞叹的原因恰恰是《纽约客》的特质：针砭时弊同时具有权威的文学性；经典却总以其尖锐走在时代的前端；神来一笔的漫画更是不可或缺。他对语言有着苛刻的追求，他优雅地把玩文字就像一位腰杆笔直的滑稽魔术师，他的聪明和幽默在字里行间流淌，有时稍不注意就溢了出来——他绝对是一流的“幽默家”。在瑟伯的笔下，两性之间的战争永不休止，可怜的男人们躲进白日做梦的幻想世界，演化出种种荒谬和幽默。阅读瑟伯对家庭的回忆，他对路人活灵活现的描写，还有他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小说，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像是听着一场场精彩的脱口秀。在瑟伯高明而优雅的文字下，所有的酸涩和荒诞都化作欢笑。

《白日做梦有理》

精彩短评

- 1、没伍迪老头好玩，我要建个治愈豆列
- 2、我所记得的D.H. 劳伦斯.....
- 3、真的很碎很闷一点也不好玩
- 4、卧槽感觉翻译真是一般性，能感受到幽默讽刺意味但是还是觉得翻译腔有点重，看起来不舒服QAQ做翻译的时候做过其中一篇原文赶脚不错，但是翻译的版本就呵呵了，不过我翻的那篇也很烂，不比他好多少==！
- 5、承认自己是个没有幽默感的人。
- 6、爱的不深沉所以才三星
- 7、很有意思的书
- 8、有几篇很搞笑，三星半。
- 9、有趣。
- 10、哈哈，做美国梦都这么有趣，何况？
- 11、2013
- 12、我是多喜欢刻薄
- 13、特别喜欢哈哈哈哈哈
- 14、有些碎碎念，又有些意思。
- 15、So funny！
- 16、“鉴于我在那个星期五的心情，完全有可能一整天拎着一个汽车千斤顶到处去。”
- 17、做不成The New Yorker，可以自己捏造The Big Bostoner。你们讲一讲，你国白日做梦的人，是不是更有道理？
- 18、小短篇都很好看，会记得里面死去的一个老头子和一位年轻人，还有两条狗。（孙老师的遗作读一本少一本，唉
- 19、这是真正的刻到骨子里的幽默，尤其是不穿大衣的那篇简直笑疯了。翻译功不可没。
- 20、在瑟伯笔下各种人生中的尴尬情境是如此生动，那些荒诞的脑洞仿佛如同真实发生的事情一般活灵活现地在眼前上演，令人无法不捧腹大笑并拍案叫绝。
- 21、作者笔下的世界非常真实又异常荒诞，他讲述的一部分故事带着童真的单纯和调皮。惊讶的是，他还能驾驭<晚上七点钟>这类细腻得让人读完背后发凉的风格。感谢赠书人
- 22、喜欢《门萨的娼妓》的读者，恐怕多半会觉得伍迪艾伦之外的美国诙谐作家差不多只能算个“笑话”，瑟伯书里十页扔出来的段子加起来不及伍迪艾伦写一个自然段。。。只能算个及格，多一颗星给作者的漫画本领和译者孙仲旭先生精彩的翻译。
- 23、我想象有很多花亭鸟在追逐雌鸟追了两三个钟头后，会说“去他妈的”，然后回家睡觉。当然，第二天，他打电话给另外一只雌鸟，再次演练一遍同样艰苦的仪式。一只雄性花亭鸟疲惫得像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夜总会常客。
- 24、有机会看看原版再做定夺
- 25、喜欢这种不要花枪的老派幽默感
- 26、呀呀呀我就喜欢看这种机敏幽默的小短篇啦有什么办法（￣ ￣）
- 27、简直是早起段子手合集，分分钟笑不能停。一家子神经病代表作。怕爸爸睡床倒塌，始终会咬人全家还不能得罪的狗。半迷糊半清醒的爷爷，觉得自己窒息而死的哥哥。这么大家子拍成电影不要太精彩！以及根本不是扉页宣传的研究两性心理~
- 28、幽默之作，对日常生活的巧妙颠覆，却反而呈现出对生活的无穷热爱。人物之白描功夫，实在属于上层。
- 29、十分好看，赞美译者。
- 30、.....
- 31、纽约客幽默短篇，对胃口的很好笑。翻译流畅，装帧（封面、纸张，字体设计等）感觉十分舒服。
- 32、Innate sense of humor
- 33、看到孙仲旭老师自己写的短评，有点难过。（与书无关的一种刻奇

《白日做梦有理》

- 34、runaway thoughts, quite new yorker
- 35、《对于一段人生的前言》、《求偶古今谈》、《晚上七点钟》、《白日做梦有理》几篇好看。
- 36、很好看，有点像正常版的伍迪艾伦，但是没伍迪艾伦话痨和掉书袋
- 37、大部分文章读起来有着时代与地域的隔阂之感，看了几篇后发现叙事也都是同样的套路，越往后读越觉得沉闷，甚至有那么几篇文章作者毫不掩饰他对女性的蔑视与不屑。我很喜欢开头那几篇文章，有着跨时代的幽默感，尤其喜爱序言。其余的篇章均质量平平。
- 38、看不懂
- 39、少数几篇有着跨越时代的幽默，比如讲垮坝的那篇。但多数东西总有过时沉闷之感。
- 40、可爱
- 41、还可以。读到“动物”、“狗”和“白日梦”及“杀妻”那几节，实在喷饭。三星的缘故是孙君的翻译实在特点明显，读了两篇已经觉得这位口吻为何如此熟悉，返回去看一下发现诚不我欺是孙君的译本。当然流畅是可以的，理解可能也没什么问题，但鲜明的个人色彩始终让人怀疑这是译者之风或作者之语。当然这本来就是翻译的矛盾。总之有时间阅读原文看看再说吧。
- 42、逗极了
- 43、作者就是个逗比啊
- 44、看得有点烦。。很大原因是集子编撰的关系，本来这样的小品文放在报纸上，一周读个一两篇挺有趣的，可是编成了集子。。你就必须得忍受连续的刻薄和讽刺，老实说，那感觉可不太好受。
- 45、很可爱
- 46、孙仲旭先生后期有很多与梦相关的翻译作品，我都来者不拒，毕竟你也是我一场好梦
- 47、附庸风雅之人读不出什么跨时代的意义，只是有被幽默到，经历过类似尴尬的场景很有同感
- 48、看的的确有点累，不过文笔诙谐辛辣略酸，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无敌的狗、强悍的某大叔、恶搞终生的老母、神神叨叨的爷爷。作者自写自画的天赋也令人汗颜，配图有趣有趣
- 49、太好看了，笑死我了.....
- 50、感觉就像在看别人的废话。能够把废话集结成书也是桩挺不容易的事情呐。体裁既不像小说又不像散文，对，就是给你打发时间用的废话。糟心。

《白日做梦有理》

精彩书评

章节试读

1、《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318页

我想有一天，当乌云密布，天在下雨，现实的压力不堪忍受时，我会故意取下眼镜，离家去街上闲逛。我敢说我也许从此杳无音讯。我想不管自己会流落到哪里，都会过得无比开心。

2、《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

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

“我们要冲过去！”司令的说话声音就像薄薄的冰层裂开一样。他身穿军礼服，代表军阶很高的白色军帽潇洒地往下拉得遮住一只冷冷的灰色眼睛。“我们穿不过去的，长官。如果您问我，这眼看着正在变成一场飓风。”“我没有问你，伯格上尉。”司令说，“把马力指示灯全打开，转速提到八千五！我们要穿过去！”汽缸的工作声更响了：哒—噗咯哒—噗咯哒—噗咯哒—噗咯哒—噗咯哒。司令盯着飞行员窗上正在凝结的冰。他走过去，扳动一排复杂的仪表。“启动八号辅机！”他喊道。“启动八号辅机！”伯格上尉重复道。“三号炮塔开足马力！”司令喊道。“三号炮塔开足马力！”在这架正在疾飞的庞大的八引擎海军水上飞机上，各司其职的机组成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咧开嘴笑了。“老头子会率领我们冲过去的。老头子天不怕地不怕！”……

“别开这么快！你开得太快了！”米蒂太太说，“你干吗开这么快？”

“嗯？”沃尔特·米蒂说。他惊愕地看着旁边座位上自己的妻子。她显得很陌生，像是一个在人群中冲他嚷嚷的女人。“你开到了五十五迈。”她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开得超过四十迈，你开得超过了五十五迈。”沃尔特·米蒂继续闷声往沃特伯里开去，那架SN202穿过他二十年海军飞行生涯中遇到的最糟糕的暴风雨，发出的轰鸣声在他脑子里遥远而熟悉的空中航道上越来越弱。“你又紧张了。”米蒂太太说，“今天你又犯病了。我希望你去找伦肖医生看看。”

沃尔特·米蒂把车停在一幢楼前，他妻子要进去做头发。“趁我做头发，你记着去买套鞋。”她说。“我不需要套鞋。”米蒂说。她把镜子放回包里。“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讨论过了。”她下车时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他稍微轰了一下油门。“你干吗不戴手套？丢了吗？”沃尔特·米蒂伸手从口袋里取出手套。他把手套戴上，可是等她转身进了那幢楼，而他开到一处红灯前时，他又脱下手套。“跟上，兄弟！”信号灯改变时，一位警察厉声说，米蒂急忙戴上手套，歪歪斜斜地开走了。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兜了一会儿，后来开去停车场时，路过了医院。

……“是那位百万富翁银行家威灵顿·麦克米兰。”漂亮的护士说。“是吗？”沃尔特·米蒂说，一边慢慢取下手套。“谁是主治医生？”“伦肖医生和本布医生，可是这儿还有两位专家，纽约来的雷明顿医生和伦敦来的普里查德—米特福德，他是飞过来的。”一扇门打开了，通向一条凉爽的长走廊，伦肖医生出来了，他显得心烦意乱、脸色憔悴。“你好，米蒂。”他说，“麦克米兰让我们棘手极了，这位百万富翁，银行家，罗斯福的好友。胆道管阻塞，三期。希望你能看看他。”“乐于从命。”米蒂说。

进手术室后，悄悄做了介绍。“雷明顿医生，米蒂医生。普里查德—米特福德医生，米蒂医生。”“我拜读过您关于链丝菌病的大作。”普里查德—米特福德医生跟他握手时说。“精彩极了，先生。”“谢谢。”沃尔特·米蒂说。“不知道你在国内，米蒂。”雷明顿嘟囔道，“多此一举啊，让我和米特福德来治疗一个病情到了三期的病人。”“你真客气。”米蒂说。用很多管子及电线跟手术台连着的，是一台巨大而复杂的机器，此时开始发出噗咯哒—噗咯哒—噗咯哒的声音。“新的麻醉机快坏了！”一位实习医生喊道，“东部这边没人会修！”“安静，伙计！”米蒂说，话音低沉而冷静。他

《白日做梦有理》

冲到那台机器前，机器这时发出“噗咯哒—噗咯哒—噗咯哒—奎卜—噗咯哒—奎卜”的声音。他开始灵巧地拨弄一排闪闪发光的仪表。“给我一杆自来水笔！”他突然说。有人递给他一杆自来水笔。他从机器上抽出一个有毛病的活塞，把那杆笔插到活塞原来的地方。“这样能再撑十分钟。”他说，“接着做手术吧。”一位护士匆匆走过来跟伦肖悄声说话，米蒂看到他脸色发白。“出现了克里欧普症状。”伦肖紧张地说。“你来做好吗，米蒂？”米蒂看看伦肖，看看嗜酒的本布吓破胆的样子，然后又看看两位著名专家严肃而犹豫的脸庞。“既然你希望这样。”他说。他们给他套上一件白大褂；他调整了一下口罩，戴上薄薄的手套，护士递给他闪闪发亮的……

“往后倒，老兄！小心那辆别克！”沃尔特·米蒂猛踩刹车。“走错道了，老兄。”那位停车场服务员眼睛盯着米蒂说。“噢，好吧。”米蒂咕嘟着说。他开始小心地把车倒出那条标志着“只准驶出”的车道。“把车留下，”服务员说，“我开走吧。”米蒂下了汽车。“嗨，最好把钥匙留下。”“哦。”米蒂说着把车钥匙递给他。服务员跳上车，傲慢而娴熟地把车倒出去，开到该停的地方。

这种人真他妈自高自大，走在大街上时，沃尔特·米蒂想道，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有次在新米尔福德镇外面，他想把防滑链解下来，却把链子缠到了后车轴上，不得不请人开着救援车前来把链子解下来，那是个年轻的汽车修理工，老是咧着嘴笑。从那以后，米蒂太太总是要他把车开到汽车修理厂解防滑链。他想，下次我要把我的右胳膊用吊带吊着，那样他们就不会冲我咧着嘴笑了。我的右胳膊用吊带吊着，他们就会知道我根本没法自个儿解防滑链。他踢了一脚人行道上的雪泥。“套鞋。”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开始找鞋店。他胳膊下面夹着一个装有套鞋的盒子从店里出来后，纳闷起他妻子想让他去买的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他们从家里来沃特伯里之前，她跟他说过两次。他有点讨厌这样每星期来市里一次——他总是哪里做得不对。纸巾，阿司匹灵，剃须刀片？不对。牙膏，牙刷，小苏打，金刚砂，提案权，请示书？可是她会记得。“那什么呢？”她会问，“别跟我说你忘了那什么。”一个报童走过去，喊着关于沃特伯里审判的什么事。

……“也许这能让你回忆起来。”地区检察官突然把一把沉重的手枪伸到证人席那个沉默的人面前。“你以前见过这把手枪吗？”沃尔特·米蒂接过枪，内行地看了看。“这是我的韦伯利—维克斯50.80型枪。”他冷静地说。法庭上响起一片兴奋的低语声。法官敲敲桌子要大家安静。“不管使用哪种武器，你都枪法极准，我想是吧？”地区检察官语带暗示地说。“反对！”米蒂的律师大声说，“我们已经说明了那一枪不可能是被告开的，我们已经说明了七月十四日晚上，被告的右臂上挂着吊带。”沃尔特·米蒂抬了抬手，争吵的律师们静了下来，他语气平静地说：“不管使用哪种枪，我用左手，也能隔着三百英尺打死格雷戈里·菲茨赫斯特。”法庭上一片哗然。嘈杂声中，能听到有个女人尖叫一声。突然，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孩扑到米蒂怀里。地区检察官狠命打她。米蒂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就一拳揍在那人的下巴尖上。“你这个卑鄙小人！”……

“小狗饼干。”沃尔特·米蒂说。他停下脚步，沃特伯里的楼房耸现在景象模糊的法庭里，又包围了他。一个路过的女人哈哈大笑。“他说‘小狗饼干’。”她跟同伴说，“那个男的说‘小狗饼干’。”沃尔特·米蒂快步往前，走进一家A & P连锁商店，不是他看到的第一家，而是那条街上更远的一家。“我想买点给小狗吃的饼干。”世界上最出色的手枪手想了一下。“盒子上写着‘小狗叫着要吃’的那种。”沃尔特·米蒂说。

再过一刻钟，他妻子就会做完头发，米蒂看手表时想到，除非他们不能顺利地把她的头发吹干，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她不喜欢先去旅馆，而会跟平时一样，让他在那里等。他在大堂里找到一张对着窗户的皮面大椅子，他把套鞋和小狗饼干放到旁边。他拿起一份《自由》过刊在椅子上坐下。“德国人能通过空袭征服世界吗？”沃尔特·米蒂翻看轰炸机和被炸毁的街道的照片。

……“连续的炮击让小罗利撑不住了。”中士说。米蒂机长抬眼穿过蓬乱的头发看着他。“让他睡吧。”他疲惫地说，“跟别人一起睡吧。我一个人驾驶飞机。”“可是您做不到，长官。”中士急切地说，“那架轰炸机需要两个人驾驶，高射炮炮火猛烈极了，冯·里赫特曼的马戏团还在这儿跟索里尔之间。”“总得有人去把那个弹药库干掉。”米蒂说，“我要过去。来点白兰地？”他给中士倒了

《白日做梦有理》

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防空洞周围战火纷飞，轰轰隆隆，冲击着防空洞门，木头被撕裂，洞内木屑乱飞。“差一点啊。”米蒂机长随随便便地说。“方形弹幕逼过来了。”中士说。“我们只活一次，中士。”米蒂说，他脸上淡淡的微笑一现即逝。“不是吗？”他又倒了杯白兰地一口干掉。“我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够像你这样喝白兰地，长官。”中士说，“请原谅，长官。”米蒂机长站起来，挎上那把巨大的韦伯利—维克斯手枪。“要穿越四十英里极度危险的地带。”中士说。米蒂喝了最后一杯白兰地。“说到底，”他轻轻地说，“哪儿不是这样？”炮击更厉害了，还能听到机关枪嗒嗒响，不知道从哪里，还传来了新型火焰喷射器吓人的噗咯哒—噗咯哒—噗咯哒声音。沃尔特·米蒂哼着《在我的女朋友身边》到了防空洞门口。他转身向中士挥了下手。“再见！”他说……

有什么打了一下他的肩膀。“我在这间旅馆里到处找你，”米蒂太太说，“你干吗要躲着坐到这张旧椅子上？让我怎么找到你？”“全逼过来了。”沃尔特·米蒂含含糊糊地说。“什么？”米蒂说，“你买到那什么了吗？”“套鞋。”米蒂说。“你难道不能在商店里就穿上？”“我在想事情，”沃尔特·米蒂说，“你有没有想过我有时候在想事情？”她看着他。“等我带你回家后，要给你量量体温。”她说。

他们从旋转门出去，推那扇门时，它会发出略微有点嘲讽般的尖细声音。去停车场要走两个街区。到了街角的杂货店时她说：“在这儿等我，我忘了一样东西。我一分钟就回来。”她去得超过了一分钟。沃尔特·米蒂点着一根烟。开始下雨了，雨夹雪。他靠着杂货店的墙站着，抽烟……“去他妈的手帕。”沃尔特·米蒂不屑地说。他最后抽了口烟，弹飞了烟头。接着，他唇边淡淡的微笑一现即逝。面对行刑队，他站直身体，一动不动，自豪，带着蔑视，打不垮的沃尔特·米蒂，神秘莫测，直到最后一刻。

3、《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355页

这个仲夏的周六早上天气阴沉，下午三点钟时，它黏黏糊糊、烦躁不安地做到了我们的大腿上。

4、《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314页

对于眼神锐利如鹰的人来说，生活中，完全没有模糊的边缘——而那些边缘在我看来朦胧得能够成为幻象——在这样一个人看来，一个电焊工就是电焊工，而不是一个身上发光的傻子大白天在发射一枚冲天火箭。部分失明的世界有点像奥兹国，有点像爱丽丝的仙境，有点像普瓦泰姆，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以及很多你永远都不会想到的事情，都可以在那里发生。

5、《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72页

在从办公室到家里，从自己家里到生活安定下来的人们家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危险总是随时会向你扑来，就算借助计划外的偏离、突然转向，却仍是无处可逃。

6、《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98页

《白日做梦有理》选自瑟伯的五本作品，其中只有《我的人生及艰难时刻》是全书收入的。这本瑟伯的“自传”记述了他儿时到青年时期的有意思（或怪异——他总有本事把事情的怪异处巧妙地表达出来）的事情，被称为“文学史上最聪明、最优雅的自传”。

聪明和优雅的东西必须偶尔露出真诚，或者偶尔示弱，才能获得好感。这篇《跋》就是很好的“示弱”，而读到最后几句话——“有那么一刻，我决定不回船上”——毫不犹豫地被打中了。我对中年经历的艰难时期略而未写，让一九一六年洪亮的钟声带着虚假的承诺，为一组特别的故事收尾。随着时间流逝，一位自传作者心中以前的缄默会失去其尖锐的边缘——一个人不会因为突然想起

《白日做梦有理》

自己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前经历过的很糟糕的事，而在早上醒来后拿枕头捂住头，但是去年及前年的混乱状态和恐慌却近得让人难以心安。除非一个人能够不再为了压过关于失误和摸索的记忆而大声自言自语，否则根本做不到仔细检视痛苦，认真理顺事情——那样做，对平静而公正地揭示真相是很必要的。例如，对我来说，我在詹姆斯·斯坦利先生家（位于纽约绿湖）从枪械室摔出去那次就太近了，无法以任何程度的心平气和待之，尽管那件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是音乐剧《马，马，马》和《瓦伦西亚》上演的、时乖运蹇的一年。我知道如今打开我那天打开的那扇门，可以走到一个露台上，但当时没有露台。

我三十多岁时弄错出口和入口的事，让我有几次想余生都在南海一带漫无目的地流浪，就像康拉德笔下的角色那样，不说话，神秘莫测。可是因为有必要经常去找我的眼科医生和牙医，我无法那样做。你不可能每隔几个月就从新加坡赶回来更换眼镜片，同时仍然保持想那样去流浪的适当心态。另外，我的牛角框眼镜和俄亥俄口音也会让我暴露身份，即使当我坐在热带小咖啡馆里，戴着遮阳帽，眼睛直盯着前方，略微动一动下巴的肌肉。有一年夏天我想在西印度群岛那里到处流浪时，发现了这一点。跟在我身后的，不是男人的窃窃私语和女人的扫视，而是卖珠子的男人和卖明信片的本地女人。也没有什么黑皮肤女孩——长得像电影《白货物》中的唐蒂拉约——走上前来，主动提出要跟我一起沦落。这里的人试图向我推销篮子。

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神秘莫测，一个做不到神秘莫测的流浪者也许还不如回到哥伦布市的布洛德街和主要的大街上，坐在巴尔的摩乳品午餐店里呢。哥伦布市从来没有谁成为康拉德式的一流流浪者。有的人挺擅长于失踪几天，出现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家旅馆，头很疼，想不起自己是怎样到那儿的，可是他们总是很快赶回老婆身边，讲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说自己失忆或者去参加雄鹰兄弟会的年会了。

当然根本不可能逃脱，就连康拉德笔下的吉姆老爷也是如此。无论他乘什么船或者到了什么样的蛮荒之地，他特有的挫折感会像云朵一样追随着他。在从办公室到家里，从自己家里到生活安定下来的人们家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危险总是随时会向你扑来，就算借助计划外的偏离、突然转向，却仍是无处可逃。在马提尼克岛，提醒游客回船的哨子响起时，有那么一刻，我决定不回船上。那一刻短暂而让人留恋。但我还是回去了。回去后，发现有人偷了我晚礼服的裤子。

7、《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1页

“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大队长的声音像块正在碎裂的薄冰。他穿着全套军礼服，一顶满镶着金线的白色军帽神气地斜压在一只冷酷的灰色眼睛上。“我们办不到，长官。飓风马上就来，要是你问我的意见。”“我没有在问你！伯格少尉。”大队长说。“打开强光灯！加速到8，500！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汽缸的砰砰声增加了：嗒—扑克嗒—扑克嗒—扑克嗒—扑克嗒—扑克嗒。大队长盯着机舱窗上结着的冰凌。他走过去调动着一排复杂的仪表盘。“打开八号辅助器！”他喊着。“打开八号辅助器！”伯格少尉重复了一遍。“加强三号炮塔！”大队长喊。“加强三号炮塔！”这架巨大的向前冲去的八引擎海军水上飞机里的全部人员，各自操纵着自己管理的部分，这是却互相望望，而且裂开嘴笑了起来。“老头子要带我们冲出去了，”他们彼此说。“老头子是连地狱也不怕的！”……

“不要那么快！你把车开的太快了！”密蒂太太说。“你开的这么快干什么？”
“嗯？”华尔脱·密蒂说。他瞧瞧坐在身旁的妻子，吃了一惊。她看来完全是陌生的，象是人群里冲他嚷嚷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你开到五十五英里了，”她说。“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快过四十英里。你居然开到五十五。”华尔脱·密蒂默默地开向华脱勃雷镇。在二十年的海军航空生涯中，那次SN 202号吼叫着冲过最险恶的暴风雨的飞行，已经在他心里那条遥远而又亲切的航线上慢慢淡薄了。“你又神经紧张了，”密蒂太太说。“今天你又有毛病了，我劝你找任肖大夫检查一下。”华尔脱·密蒂把汽车停在他妻子要去卷头发的那座大楼前面。“我在这儿卷头发，你不要忘记去买套鞋。”她说。“我用不着套鞋，”密蒂说。她把小镜子放回手提包。“这些话用不着在提了，”她说

着下了车。“你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他把引擎加快了一些。“为什么你不带手套？你把手套丢失了吧？”华尔脱·密蒂从衣袋里掏出了手套。他把手套戴在手上，但是一等她转过身去走进那座大楼，而且车也开到有红灯的地方，就有把手套除下来。“快开，伙计！”灯光一变就有一个警察叫了一声，密蒂匆匆戴上了手套，吭吭两下把车开向前去。他一无目的地在街上绕了几个圈子，然后把车开过医院一直开到停车场去。

“是那个大财主银行家，威灵顿·麦克米伦，”漂亮的女护士说。“是吗？”华尔脱·密蒂说，慢吞吞地除下他的手套。“谁在主治？”“任肖大夫和班波大夫，但是这儿还有两位专家。纽约的雷明登博士和从伦敦来的泼烈贾——密特福先生。他是飞来的。”在那条长长的荫凉的走廊里一扇门打开了，任肖先生走了出来。他一副心神不宁和憔悴的样儿。“你好，密蒂，”他说。“麦克米伦可真叫我们费事了，这位大财主银行家，罗斯福总统的亲密好友，管道梗阻。第三期。希望你去看看他。”“好吧。”密蒂说。

在手术室里低声低气的介绍了一下。“雷明登博士，密蒂大夫，泼烈贾——密特福先生，密蒂大夫。”“我度过你关于《炼丝菌学》的那本书。”泼烈贾——密特福一面说话一面握手。“真是出色的成绩，先生。”“谢谢你的夸奖，”华尔特·密蒂说。“我不知道你在美国，密蒂。”雷明登咕哝着。

“把握和密特福找来这儿治第三期，岂不是白费功夫。”“你真客气。”密蒂说。一具巨大、复杂的机器，由许多管道、线路和手术台连接在一起，这时忽然扑克塔——扑克塔地响了起来。“新的麻醉器出毛病了！”一个实习大夫喊了起来。“在东部地区没有人懂得修理这具机器！”“安静些，朋友！”密蒂说，声音又低又镇定。他跳向机器，它的声音现在变成扑克塔——扑克塔——奎泼——扑克塔——奎波。他开始巧妙的摆弄那一排光亮的仪表盘。“给我一只自来水笔！”他急促地说。有人递给他一支。他从机器里取出一个坏了的活塞，把自来水比塞进原来的地方。“这可以顶用是分钟，”他说。“继续动手术。”一个护士匆匆过来，轻声对任肖说了些什么，密蒂看到任肖的脸色变成煞白了。“瞳孔变化，”任肖紧张地说。“你来接手怎么样，密蒂？”密蒂望望任肖，也望望那贪杯地班波的畏缩样子，还望了望那两位大专家严肃而又孤疑的脸相。“如果你要我。”他说。他们把一件白手术衣披在他的身上；他戴上了口罩，和一双薄薄地手套；护士们给他递过了发亮的……

“倒，倒，麦克！当心那辆别克车！”华尔脱·密蒂忙着刹车。“不是这一列，麦克，”停车场的服务员说，紧盯住密蒂。“啊，是吗，”密蒂含糊地说了声。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八旗车道推出标志找“出口”二字的行列。“把车子留在那里，”服务员说。“我会把它停好的。”密蒂跳下了车。“嗨，把钥匙留下来。”“哦，”密蒂说，把油门钥匙交给了那个人。服务员钻进汽车，用一种不当一回事的熟练技术，把车倒在应该停的地方。

这批家伙真目空一切，华尔脱·密蒂忖了下，便走向大街去。这批人自以为对一切都是行家。有次他在新密尔福郊外，想把车上的链子取下来，不料竟缠到车轴上去了。一个人不得不从一辆救险车里走下来，把链子卸掉，这是个年轻的，咧着嘴在笑的汽车修理工人。从此，密蒂太太总是要他把车开到修理库去把链子取掉。下一次，他想，我一定把右手吊在绷带里，那样他们就不会笑话我了。我把右手吊在绷带里，他们准看到我自己不可能把链子卸下来。他踢着人行道上的泥浆块。“套鞋，”他对自己说，开始去找鞋铺了。

等他从铺子里再走到街上，手臂下挟着一个装套鞋的盒子，华尔脱·密蒂使劲想他妻子还告诉他要买的什么东西。她叮嘱了两次，就在他们离家到华脱勃雷镇之前。在某种程度上，他讨厌每星期到镇上来的旅行——他总得要出点什么差子。“克林尼克斯”卫生纸，他想，“施贵宝”药丸，刮胡子刀片！不是。牙膏，牙刷，小苏打，金刚沙，创制权还是复决权（2）？他不再费力去想了。可是她会记住哟。“那个叫什么的的东西在哪里？”她会问。“不要对我说你忘掉买那个叫什么的了。”一个报童喊着有关华脱勃雷审判案的什么事情。

“也许这个会引起你的记忆来。”区检察官突然对证人席上默不作声的人送过来一把重型自动手枪。“你一前曾经见过这个吗？”华尔托·密蒂接过了枪，内行的看了一下。“这是我的魏勃莱——伐克50·80，”她镇静地说。法庭里顿时发出一阵骚动的嗡嗡声。法官敲敲木槌叫人们遵守秩序。“我相信你用人核武器都是个能手吧？”区检察官暗示说。“抗议！”密蒂的律师喊了起来。“我们已经证明被告不可能开这一枪。我们已经证明他在七月十四日晚上，右手是吊在绷带里的。”“华尔托·密蒂伸出手来轻轻一挥，吵吵嚷嚷的律师便不出声了。“我能够用任何一类枪支在三百英尺外使左手把葛利高雷·费左斯特打死。”他平静地说。法庭里爆发了一阵大混乱。在疯子般的吵嚷声中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突然有个漂亮的一头黑头的女郎投身在华尔脱·密蒂的臂圈里。区检察

《白日做梦有理》

官狂暴地打她。没有离开他坐的椅子，密蒂就在区检察官的下颚上打了一拳。“你这个卑鄙的狗杂种！”

“小狗饼干，”华尔脱·密蒂说。他站住脚步，华脱勃雷的高楼大厦拨开法庭的迷雾，又围在他身旁了。一个女人从他身旁走过，笑了。“他说‘小狗饼干’，”她对同伴说。“那个男人自顾自说‘小狗饼干。’”华尔脱·密蒂匆匆向前走去。他走进“大西洋——太平洋”商店，不是他首先经过的那一家，而是在街那面较小的一片。“我要给小狗吃的饼干，”他对店员说。“要名牌的吗，先生？”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枪手想了一会。“由钟盒子上写着‘小狗吠着要吃’的。”华尔脱·密蒂说。他妻子一刻钟之内可以在理发店里完事了，密蒂瞧瞧他的表，除非他们在吹干头发时出了麻烦，有时候，他们就在烘干时出麻烦的。她不愿比他先到旅馆；她愿意他照常先在哪儿等她。他在旅馆休息室里找到了把大皮椅，面朝着闯，把套鞋和小狗饼干放在椅旁的地板上。他随手拿了本过期的《自由》杂志，便埋头坐在大皮椅里了。《德国能够从空中征服世界吗？》华尔脱·密蒂看着轰炸机和街上废墟的图片。

“炮轰使小拉莱昏晕了，长官，”中士说。密蒂上尉透过乱蓬蓬的头发望望他。“把他抱到床上去，”他疲惫的说，“让他跟别人在一起。我一个人飞去。”“但是你不能去，长官，”中士急切地说。“要两个人才能驾驶轰炸机，而且高射炮火在上空又那么厉害。冯·列切曼飞行队就在这儿和骚列之间。”“总得有人去炸掉那个军火库的，”密蒂说。“我去，来点儿白兰地吗？”他给中士倒了杯，给自己也到了杯。战斗在地下掩蔽部外面雷鸣着，而且猛击着入口。屋子里横飞着炸断的木料和碎片。“差点儿打中，”密蒂上尉不经意地说。“高射炮火越来越集中了，”中士说。“我们只能活一次，中士，”密蒂说，带着淡淡的一掠而过的笑容。“我们不是这样吗？”他又倒了杯白兰地，一口吞了下去。“我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能喝白兰地的人，长官，”中士说。“对不起，长官。”密蒂上尉站起身来，用皮带束好了他那把魏勃莱—伐克自动手枪，“要飞过四十公里的地狱之火，长官，”中士说。密蒂喝干了最后一杯白兰地。“说到底，”他温柔地说。“有又哪儿不是地狱？”大炮地轰击声越来越密了；还有啦—达—达的机关枪声，什么地方还有新喷火器吓人地扑扑嗒—扑扑它的吼声。华尔脱·密蒂一面走向地下掩蔽室的门口，一面嘴里哼着“挨近我的金发女郎”。他转过身来向中士打个招呼。“再见！”他说

有什么在打着他的肩头。“我在旅馆里找遍了，”密蒂太太说。“为什么你要躲在这把破椅子上？你打算让我怎么找到你呢？”“事情越来越紧了，”密蒂含糊地说了声。“什么？”密蒂太太说。“你买到了那个叫什么的吗？小狗饼干？盒子里是什么？”“套鞋，”密蒂说。“你不能在铺子里就穿上吗？”“我刚才是想”华尔脱·密蒂说。“你明白吗，有时我也会想些什么的？”她盯了他一眼。“等到了家，我要给你量量体温。”她说。

他们从那扇一腿就发出轻轻的向嘲弄声的旋转门走出了旅馆。到停车场要走过两排房屋。到了街角的杂货店，她说：“在这儿等我，我忘掉要买的东西了。用不了一分钟。”她花了比一分钟更多的时间。华尔脱·密蒂点燃了一支烟。天开始下雨了，雨里夹着雪子。他贴着杂货店的墙边站着，吸着烟。他并着脚跟挺出胸部。“不蒙他妈的鬼手帕不行了吗，”华尔脱·密蒂低讥嘲地说。他狠狠地最后吸了口烟头，拍的一声扔掉了。接着，在嘴唇上带着那种淡淡的一掠而过的笑容，他面对行刑队，挺直而屹立，自豪而轻蔑，“永不战败”的华尔脱·密蒂，到最后关头还是不可思议的。

8、《白日做梦有理》的笔记-第351页

麦克纳尔蒂救了场：“一八八八年，”他说，“是猫头鹰闹得特别凶的那一年。”

《白日做梦有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